



宋繫太平御覽



138  
403  
138





403  
138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獸部七

馬三

晉書曰王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乾鄣泥前有水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鄣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

又曰王師敗於蕩陰嵇紹被害初紹之行也侍中秦淮謂曰今日向難卿有佳馬否紹正色曰大駕親征以正伐邪理必有征無戰若使乘輿失守臣節有在駿馬何為闕者莫不歎息

載記曰慕容廆有駿馬日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虢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蹠齧人莫能近虢曰此馬見異先朝孤常仗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



新念圖書

此係明治八年八月八日  
所購以贈  
所購以贈

新念圖書



乃止季龍尋退甃益奇之至是四十九歲矣而駿逸不虧  
儁比之於鮑氏駟命鑄銅以爲其象親爲銘讚鐫其旁置  
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又曰符堅遣使西域稱揚堅之盛德并以繒綵賜諸國王  
於是朝獻者十有餘國大宛獻天馬千里駒皆汗血朱鬣  
五色鳳膺鱗身及諸珍異五百餘種堅曰吾思漢文之返  
千里馬咨嗟美詠今獻馬其悉返之庶尅念前王駟歸古  
人矣乃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示無欲也

又曰武昭王暉字玄盛少而好學性沉敏寬和美器度通  
涉經史尤善於文義及長頗習武藝誦孫吳兵法嘗與呂  
光太史令郭馨及其同母弟宋繇同宿馨起謂繇曰君當  
位極人臣李君有國土之分家有駟草馬生白額駒此其  
時也呂光末京兆段業自稱涼州牧以燉煌太守趙郡孟

敏爲沙州刺史署玄盛效輦令敏尋卒燉煌護軍馮翊郭  
謙沙州治中燉煌索仙等以玄盛溫毅有惠政推爲寧朔  
將軍燉煌太守玄盛初難之會宋繇仕於業告歸燉煌言  
於玄盛曰兄志郭馨之言耶白額駒今已生矣玄盛乃從  
之  
又曰庾亮所乘馬的顛房浩以爲不利勸賣之亮曰曷有  
已之不安移於人乎○晉中興書曰恭帝之爲琅邪王好  
奇戲閉一疋馬於門內令人射之欲觀幾箭而死左右曰  
馬國姓而射之不祥甚矣乃止俄而相玄篡位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奔廣固慕容超有欲害心而休之  
不知休之常以所乘騅馬於牀前養飼忽連鳴不食注目  
視鞍休之試被之卽不動也訖還牀坐馬又驚跳因試騎  
視馬卽驟出裁至門外奔而馳之走行數里休之顧望所



任已有寇至乘以南奔殆而獲免後還荊州加驩馬揚武  
之號。王隱晉書曰馬隆子威爲成都王前鋒長沙王所  
統冠軍司馬王湖率衆討威於馬市威堅不動湖乃使數  
十騎下馬縛戟於鞍而令向威又使數十騎各刺所放馬  
馬驚奔成軍軍壞湖因馳逐猛戰臨陳斬威  
干寶晉紀曰相範出赴曹爽宣王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  
曰智則智矣驚馬戀芻豆爽必不能用也  
鄧粲晉紀曰王湛有隱德兄弟宗族皆以爲癡居墓次不  
交當世兄子濟性好馬所乘駿快意甚愛之湛曰此馬雖  
快力薄不堪若近見督郵馬當勝此濟然之取督郵馬穀  
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騎馳騁步驟不  
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直行平路何以別馬唯當於蟻  
封於是就蟻封盤馬濟馬果倒躓濟乃服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驍騎將軍呂光討西域平上疏曰唯  
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城天驥龍  
麟腰裹丹髦萬計盈廐雖伯益更生備賜復出不能辨也  
又曰太上四年高麗使至獻美女十人千里馬一疋兗州  
民王蒲率衆二千來降獻千里馬一疋羊鬚去地九寸拜  
蒲長水校尉廩丘公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  
沈約宋書曰鮮卑于長曰吐谷渾少日若洛廐若洛廐  
別爲渾庶長廐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廐二部  
俱牧馬馬鬪相傷廐怒讓渾曰鬪在馬而怒及人耶乖別  
甚易今當去汝萬里於是擁馬西行廐悔悟深自咎責遣  
舊父老及長吏乙那樓追渾令還渾曰我是早庶理無並  
大今以馬致別殆天所啓諸君試擁馬令東馬若還東我



當相隨去即使二千騎共遮馬令迴馬迴不盈三百步歎  
 然悲鳴西走聲若頽山如是者十餘迴一迴一遠樓跪曰  
 可汗此非復人事  
 又曰劉瑀為右衛將軍年位本在何偃前孝武初偃為使  
 部尚書瑀圖侍中不得與偃同從郊祀時偃乘在前瑀策  
 馴居後相去數十步瑀徒合馬及之謂偃曰君轡何疾  
 偃曰馬駿馭精所以疾耳偃曰君馬何遲曰騏驎羅於騎  
 絆所以居後偃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答曰一蹙造青雲  
 何至與鴛馬爭路  
 蕭子顯齊書曰楊玉夫殺宋蒼梧王將首與王劼則劼則  
 送太祖太祖夜乘常所騎赤馬入殿及踐祚號此馬為龍  
 驤將軍  
 後魏書曰高肇字道文文昭皇太后之兄也大舉征蜀以

肇為大將軍都督諸軍而辭世宗於東堂親奉規略是日  
 肇所乘駿馬停於神虎門外無故驚倒卧渠中鞍具瓦解  
 衆咸怪異肇辭出見而惡焉世宗崩肇還高陽王與領軍  
 于忠遺壯士殺之  
 後周書曰于謹嘗率騎追茹茹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嘗  
 為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騮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  
 馬突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  
 三國典略曰西魏孝武將為齊太祖所殺孝武索所乘波  
 斯驪馬命太宰南陽王躍之將舉其鞍馬蹶而死帝惡之  
 且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捶之鞭折入謂潘彌曰今日  
 幸無他不彌曰過夜半則大吉須臾帝飲酒遇鳩而崩時  
 年二十五謚曰孝武殯於草堂佛寺十餘年乃葬  
 又曰高歡歸尔朱榮劉貴事榮盛言歡美榮未之奇也歡



更衣服重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害馬榮命剪之歡不  
絆剪竟不蹄鬻已而起曰凡御惡人亦如此矣榮遂坐歡  
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  
羣將此竟何用也歡曰且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  
后淫亂四方雲擾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但將  
討鄭儼徐訖爲辭舉鞭足以定天下此是賀六渾意榮大  
悅曰尔意即我意也自是每參軍謀

又曰齊盧潛與特進慕容儼善儼之將死謂其子曰盧尚  
書教我爲人我死之後將吾驛馬與之其子遂以他馬與  
潛儼喪出得停不肯進巫祝爲儼聲曰何意不與盧尚書  
驛馬其子遵命儼喪乃行

又曰齊馮子琮被執於省內以弓弦絞殺之使內參以庫  
車載其尸歸人無知者子琮所乘之馬曳韁走以頭扣車

狀如號哭見者異之車至其門諸子方握槊聞庫車來以  
爲賜也大喜開視乃哭

又曰齊王北伐太保領太僕安定王賀拔仁進馬並非駿  
足齊王讓之仁對曰御馬超逸群下不逮齊王大怒免爲  
庶人命之負炭輸於晉陽

又曰周裴果字戎昭魏齊州刺史遵之子也從軍征討乘  
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陳時人號爲黃驄年少

又曰周賀若敦與陳侯瑱相拒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  
者輒納之乃別取一馬牽以赴船令船中人逆以鞭之如  
是者再三馬便畏船不止後伏兵於岸乃遣人乘以招瑱  
瑱兵迎接競來牽馬敦發伏兵掩之盡殪後有亡命者猶  
謂爲詐不復納也

又曰梁普通中童謠言或云青絲白馬者侯景乃常乘白



馬以青絲爲勒用應謠言  
陳書曰初有童謠曰黃班青驄馬發自壽陽浹來時冬氣  
未去日春風來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所敗擒本名擒虎  
黃班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往反時節皆相應  
隋書曰吐火羅國有山穴中出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  
產必名駒  
又曰吐谷渾有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  
放牝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嘗得波斬草馬放入海因生驄  
駒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  
又曰長孫晟從晉王破突厥王大喜引晟入內同宴極歡  
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摠管聞其  
弓聲謂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  
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

唐書曰貞觀十三年三月乙巳吉辰廐產白馬朱驄  
又曰貞觀中骨利幹遣使朝貢太宗遣雲麾將軍康蘇密  
往慰撫之仍列其地爲玄闕州俄又遣使隨蘇密使入朝  
獻良馬十疋太宗奇其駿異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日騰  
霜白二日皎雪驄三日凝露驄四日懸光驄五日決波驄  
六日飛霞驄七日發電赤八日流金駒九日翔麟紫十日  
奔紅赤又爲文以敘其事  
又曰永徽中吐谷渾河源郡王慕容諾曷鉢遣使獻駿馬  
上問其馬之種性對曰臣國中之最者所以獻之上曰良  
馬人之所欲豈可輟彼不足而加我之有餘哉乃命還之  
又曰永徽中駿馬國遣使朝貢其地在突厥之北漸近北  
海去京師一萬四千里戶十萬勝兵三萬人馬三十萬疋  
馬色並駁故以爲名



又曰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一十六肋肉尾無毛

又曰大寶中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麟而不生毛臣就檢視時有慶雲五色遙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寶錄從之

又曰吐火羅國有頗梨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馬

又曰李懷遠雖以居榮位而弘尚簡率其園宅無所改作嘗乘款段馬左僕射豆盧欽望謂曰公榮貴如此何不買駿乘答曰此馬幸免驚蹶無假別求聞者莫不歎美

周史曰徐台符仕晉爲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契丹之陷中原也台符從虜帳北至於薊門及戎人內潰乃竄身南歸

初台符乘馬好嘶鳴及自虜中回常露宿於草中雖胡騎連羣經其左右而台符馬若籍其口然及行至漢地卽嘶鳴如故時人以爲積善之所感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五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五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  
 聲造於天欣見伯樂之知己也  
 漢書音義曰騶裏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騶而左綠耳右  
 驂赤驥而左白羲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天子主車參白為御  
 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巨蒐  
 之人用其牛馬之漣以洗天子之足  
漣乳音東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獸部八

馬四

戰國策曰汗明見春申君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  
 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  
 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幕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  
 聲造於天欣見伯樂之知己也  
 漢書音義曰騶裏者神馬也赤喙黑身  
 穆天子傳曰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華騶而左綠耳右  
 驂赤驥而左白羲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天子主車參白為御  
 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至于巨蒐巨蒐  
 之人用其牛馬之漣以洗天子之足  
漣乳音東



又曰祝沉牛馬豕羊河宗命乎皇天子加皇者天子受命尊之

南面再拜柏友既致河典乃乘黃之乘為天子先所乘馬盡黃色

為先驅也以極西土此澤出珠以鈞于汴水因獻食

又曰天子北征舍于味澤因名之也

馬三百可以供牛羊二千乘之以鈞于汴水因獻食

又曰辛丑天子渴于沙衍沙中無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曰

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清血以飲天子

又曰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洛水支曰黃之池其馬

歎沙歎音普皇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歎玉皇人壽穀

郭璞注穆天子傳曰竹書曰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驪馬是

生綠耳魏時西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之為黃耳

山海經曰滑水中多水馬如馬而文臂臂前牛尾其音如

呼呼音呼

又曰天帝之山有草焉狀如葵臭如麩蕪名曰杜蘅可以

走馬帶香草令便馬或曰馬得之健走也

又曰犬戎之國有文馬縞身朱鬣縞猶素也大傳云駿身朱鬣目若黃

金名曰吉壘或作良乘之壽千歲

又曰夸父山北有林名桃林廣圓三百里其中多馬桃林今弘農湖縣南地名饒野馬

又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九代馬名也

莊子曰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儀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

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絡之連之以羈絆編之以皂

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

有櫛飭之患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

又徐無鬼曰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鈎方者中矩圓者



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若郵若  
 洪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列子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  
 乎伯樂對曰良馬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  
 若沒若亡若失臣之子皆下才也臣有所與九方臯其於  
 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  
 之在沙丘穆公曰何馬對曰馬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  
 驪公不悅召伯樂曰敗矣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弗  
 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  
 精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淮南子曰九方  
神餘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金壺發而視之有丹書曰勿

食反魚無乘駕馬晏子曰食魚不反無盡民力也不乘駕  
 馬無致不肖於側也公曰紀有此書何以亡晏子曰紀有  
 此書藏之於壺不亡曷待  
 又曰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病死公怒令人殺養馬者晏  
 子請數之曰余有三罪使汝養馬殺之一當死也又殺公  
 所最善馬二當死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必怨  
 叛諸侯輕伐吾國三當死也公喟然曰赦之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患其霸也欲敗其正名乃選女子  
 八十人衣以文衣而舞容璣容璣舞曲及文馬四十駟以遺魯  
 君陳女樂列文馬于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之  
 再三將受焉魯君為周道遊觀觀之終日殆於政事子路  
 言於孔子孔子遂行  
 又曰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



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顧謂左右曰君  
子故有誣人耶顏回退後三日校來報之曰東野畢之馬  
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公聞之越席而起促駕召顏回顏  
回至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以東野畢之善御而子曰美  
矣其馬將佚不識吾子奚以知之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又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而造父不  
窮其馬故舜無佚民而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  
馬執轡御體正矣馬為車且步履馳騁朝禮畢矣馬步驟馳騁  
悉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其心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  
之也公曰善哉誠若子之言也

春秋後語曰蘇代欲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困蘇代不肯  
見代代乃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欲賣之比三且立於  
市人莫知之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且立於

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還讀去而顧之臣請獻一則  
之價伯樂乃如其言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

於王莫為臣先後先後導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請獻白  
璧一雙黃金十溢以為馬食不斥言人欲云淳于髡曰謹

聞命矣入言之於王而見之王果善蘇代矣

又曰初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既事魏為惠王將自以  
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人召孫臏孫臏至以法刑之斷其

兩足後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歸田忌喜而客待之用忌  
數與齊諸公子馳逐重射馳馬爭先射孫臏見其馬足不

甚相遠有上中下輩於是臏謂田忌曰君弟重射弟但也  
司馬長卿弟我能令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遂  
射千金臨質孫臏曰取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

與彼中駟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既三輩畢而田忌一不



勝而再勝忌得千金於是田忌進孫臏威王王問兵法而  
師之  
韓子曰昔紂爲甲百萬左飲馬於淇右飲馬於洹洹水竭  
淇水不流武王甲卒三千破而王之  
又曰鉉陵卓子乘蒼龍桃父之乘鉤筋在前錯綴在後馬  
欲進則鉤筋禁之退則錯綴貫之造父見而泣曰猶人處  
急世而不知所出也或云乘瞿父之乘  
又曰相公伐孤竹春往冬還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  
可用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  
又曰如耳說衛嗣君嗣君悅之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公  
曰夫馬似鹿者直千金有千金之馬無一金之鹿者何也  
馬爲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今如子雖辯者亦不爲寡人用  
吾是以不相也

又曰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  
馬世少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孫卿子曰伯樂不可欺以馬君子不可欺以人

又曰驕驪騏驎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

又曰君子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  
也其勢然也

又曰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伯樂相馬經曰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腳行五  
百里鬮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  
發不知所宿也

又曰江淮津督徐成字子長兄弟蒙寵於府君治馬方以  
報千金不傳號淮津方尋陽承陽朱君方最良豫州從事  
沛國蕭跣方最良也



又曰馬相歲上下齒二十四歲齒黃三十三歲齒白口中  
欲紅色如日月光者行千里汗溝欲深脊欲如伏龜兩邊  
有迴毛曰騰蛇殺主口邊有迴毛曰銜禍妨主口中有黑  
者烏銜馬短壽

又曰素下去飛蚤四寸行千里輾而不起骨勞起而不振  
皮勞振而不噴氣勞耳欲小而促也食有三芻飲有三時  
也白額入口名曰榆寫一名的盧奴乘客死主乘奔市迴  
毛在日下名曰承淚不利人也

又曰馬頭爲主欲得方目爲丞相欲得明脊爲將軍欲得  
強腹爲城郭欲得張一曰魯四下爲令欲得長一曰膝下  
四眼欲得高巨一曰欲眼睛欲如懸鈴紫艷光眼下卧蠶

懸鑿欲得成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一曰鼻欲得橫  
火欲口中欲得赤膝骨圓而張耳欲相近而面堅小而厚  
得明

雍一寸三百里三寸千里伏龍骨欲得成頸欲得長雙扶  
欲得大而突蹄欲得厚腹下欲得平有八字馬頭欲得高  
而成尾骨高而垂也凡相馬之法先觀三羸五駑乃相其  
餘大頭小頸一羸也弱脊大腹二羸也小脰大蹄三羸也  
謂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也長頸不折二駑也短上長下  
三駑也大髻短脅四駑也淺寬薄脾五駑也

馬援銅馬相法曰水火欲明水火在鼻上唇欲急而方口

中欲斜而有光此馬千甲領下欲深下唇欲緩牙欲去齒  
一寸則四百里牙劍鋒則千里目欲滿而澤腹欲充臙欲  
小肋欲長懸薄欲厚而緩懸薄腹也腹下欲平滿汗溝欲深

長而膝木欲起肘腋欲開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堅如石鬃  
欲戴中骨高三寸鬃中鬃也頰欲開而膺下欲廣一尺以上能  
久走鞅欲方頰骨欲直而前前向臑骨臑間欲開望視之如雙



鳥

楚辭曰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收路當世無騏驥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

符瑞圖曰王者貴人而賤馬則白馬朱鬣集又云車馬有節則見騰黃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

或曰吉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

孫氏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

又曰乘黃王者輿服有良則出騷褻者神馬也與飛兔同以明君有德也

又曰飛兔者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則至馱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又曰龍馬者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鬣上有翼旁乘毛鳴聲九音有明王則見

呂氏春秋曰秦繆公車敗失左驂自往求馬見野人殺將食之繆公笑曰食駿馬肉而不飲酒余恐其傷性也遍飲之而去

又曰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

又曰古相馬者有寒風能相口齒麻朝能相頰女厲能相口管青能相脣吻陳裴能相股腳秦牙能相前賁君能相後並知其一也

又曰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猶若弗取良工相良馬之工良工之與馬也相得然後成譬之若枹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行千里者其唯賢者乎



又曰凡為善難任善易奚以知之今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

又曰良劍期乎斷不期乎莫耶莫耶良劍也取其能斷無取於名也故曰不期莫耶

良馬期乎千里不期乎驥驚驥千里馬名也王所乘也遊驚因曰驥驚也

又曰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到而投之灘水到殺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到而投之灘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

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人主之不肖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逾不用

又曰飢馬盈廐嘆然未見芻也飢狗盈宮嘆然未見骨也見骨與芻動則不可禁動猶爭也亂世之長嘆然未見賢者也見賢人則往不可止

又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得地千里不若得一聖人又曰小方大方之類也小馬大馬之類也小知非大知之類也

又曰青龍之正遺風之乘也高誘曰皆名馬疾若遺風也非先為天子不可得而具具備也

燕丹平曰太子有千里馬荆軻謂太子曰千里馬肝美太子即進肝

又曰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欲求歸秦王曰烏頭白馬生角乃許尔歸丹仰天而歎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王乃放歸

淮南子曰聖人之治猶造父之御也和輯乎銜轡之際而緩急於唇吻之和正度乎胷臆之中而執節於掌握之間

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能取道攻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執權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

四馬也體離車輿之安而手失四馬之心而能無危者古



今未之見也

又曰天下有道飛黃服皂

又曰黃帝時飛黃服皂也皂與皂同

又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投足調均勞佚若一世

皆以為工然而未甚貴也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

鉗且大丙

御除轡銜去鞵鞅車莫動而自舉也馬莫使而自走也日

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駭過歸雁於碣石軼昆雞

於姑餘姑餘在吳也非思慮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

精神喻於六馬以此弗御之御者也

又曰子驪騮耳一日千里搏兔不如狼契也

又曰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

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

又曰馬齒非牛蹄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猶

也

也

又曰季秋之月乃殺於田獵以習五戎命僕及七騶咸駕

載旗

又曰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歌是而行之

固謂之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

斷猶治也

又曰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蹄翹尾而走人不能制

齟咋足以啗肌碎骨蹶蹄足以破盧陷匈

啗穿也

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厯險超塹弗敢

辭也故其馬之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聾蟲

聾蟲

無知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人乎

又曰夫待腰裏飛菟而駕之則世莫乘車矣

腰裏飛菟皆行萬里其行

若飛也待西施落纂而為妃則終身不家矣

又曰日之行也不見其移也騏驥背日而馳草木為靡懸

峯未薄而日在其前矣

懸峯馬蹄下雞舌也



又曰馬免人於難者其死也葬之以帷牛有德於人者其死也葬之以大車之薦牛馬有功猶不可忘又況人乎淮南萬畢術曰馬毛犬尾親友自絕取馬毛犬尾置朋友若夫婦衣中自相憎也說苑曰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乳虎伏而不動平公還謂師曠曰聞之霸王之君出獵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鴉鴉食鷄鷄食鵲食駮駮食虎夫駮之狀有似駮馬今者吾君必驂駮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又曰北塞上之人其馬亡入胡中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誰知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出丁壯者

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十人戰九人死此子獨以跛故平父相保

地鏡圖曰銅器之精見為馬

孔叢子曰衛公子友饋四乘馬於子思曰不以此求交於先生久降鄙土為賓至之饋耳

又曰公孫龍以白馬為非馬或曰此辯而毀大道子高適趙謂龍曰願受業久不敢先者以白馬為非馬耳誠能去之則為弟子龍曰若使去之無以教矣

涼州記曰呂光麟嘉五年疎勒王獻火浣布善舞馬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六



太平御覽卷之九十九  
 新撰詩曰昔武纘嘉正平惠祥正繼火新亦嘗獲說謂而  
 志則為策正滿以神功去之無以婚夫取想今者寒入  
 遊陽地因顯受委人不煥武者以白銀其我親其媽喻夫  
 天以公酒勤以自謂益共其短以曲絲而覽夫前于漸  
 求主尺引職上為良主之驗耳  
 其策于以漸父子文論則乘烈飲于思日不其此來交外  
 雖後以論器之器其為無  
 其父財難少不其為其子好騎墮而折帶人  
 其對面而拜其土之人張赤十七人其此于歸計效也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獸部九

馬五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逐兔三日躡  
 影四曰追電五日飛翻六曰銅雀七日晨鳧○崔豹古今  
 注曰曹真有駿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如烈風之舉帆也  
 風俗通曰馬一疋俗說馬比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  
 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說度馬從橫適得一疋或說  
 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  
 束帛為疋與馬之相匹耳○又曰疲馬不能度繩俗說馬  
 之疲羸不能復度繩索言其極也或云不能度畦塍也謹  
 按齊有繩水裁三四步馬疲不能度此水耳  
 又曰殺君馬者路傍兒也諺云長吏食重祿芻藁豐美馬



肥希出路傍小兒觀之卻驚致死按長吏馬肥觀者快馬  
 之走驟也騎者驅馳不足至於瘠死  
 金樓子曰鳥與鳥遇則相觸獸與獸遇則相觸馬與馬遇  
 則踐蹄相傷天之生此物多其力而少其智也  
 傅子曰九日養親一日餓之寧可言飽飽多飢少同為孝  
 子穀馬一日餓之馬肥不損於義無傷非可同之  
 夏侯子曰一舟之覆無一毫不濕一馬之走無一毛不動  
 故大同萬物不一也  
 又曰魯人有善相馬者與余俱遊夜方寢聞馬有行者魯  
 人驚曰七百里也吾恐此暗中耳  
 符子曰齊景公好馬命畫工圖而訪之殫百乘之價暮年  
 而不得像過實也今使愛賢之君考古籍以求其人雖期  
 百年不可得也

又曰吾與玄子觀東海釋駟而升乎岷山未中路而忘馬  
 符子使人求之不獲使鬼索之而獲符子曰六合不可忘  
 故知良馬在其中矣請以六合之觀觀之也  
 鄒子曰董仲舒三年不闕園圃乘馬不知牝牡  
 諸葛教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  
 常璩華陽國志曰神馬四正出滇音滇池河中  
 三國典略曰神馬者河之精也代馬陰之精也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疋皆天下駿足也名  
 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鸞騶綠螭龍子麟駒絕塵號  
 為九逸  
 又曰衛將軍生子或有獻駟馬者乃命其子為駟字叔馬  
 東方朔傳曰驃騎難諸博士朔對曰駢騶綠耳蜚鴻華騶  
 天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猫



神異經曰西南大宛有馬其大二丈驕至膝尾委地蹄如升腕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避風病其國人不纏

揚子法言曰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問治己何用益或以用孔子之道

曰治己以仲尼奚寡矣言學孔子道多而成者何少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

又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希顏之人亦顏之徒也

相譚新論曰顏淵所以命短者慕孔子所以傷其年也若庸馬良馬相追至暮共列宿所良馬鳴食如故庸馬垂頭

不復食何異顏淵與孔丘優劣

又曰衛后園有送葬時乘輿馬十疋吏卒養視善飲不能乘而馬皆六十歲乃死

又曰薛翁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驕以入

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日不足示也

論衡曰儒書稱孔子與顏淵俱登魯東山望吳昌門謂曰余何見曰見一疋練前有生藍孔子曰噫此白馬盧芻使人視之果然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即位巡行天下馭八龍之駿名

曰絕地翻羽奔霄越影踰輝超光騰霧挾翼

又曰曹洪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洞冥記曰脩弥國有馬如龍騰虛逐日兩足倚行或藏形於空中唯聞聲耳時得天馬汗血是其類也

又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湯泉夕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亦言



馬毛長於空中自放則吹之或東或西也  
又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疋高九尺股裏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漢朝之馬見之卽垂頭振毛一國衆獸見皆避之帝問東方朔是何獸也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及食芝草王公怒棄馬於清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壇因騎而返繞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猶未掩臣於馬上睡眠不覺遂至帝曰其馬名云何朔曰因事爲名則步景  
抱朴子曰韓子治嘗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老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又曰李南乘赤馬行道逢他人乘白馬者白馬先鳴而南赤馬鳴應之南謂從者曰彼馬言汝今當見一黃馬左目

盲者是吾子可爲告使駛行相及從者不信行二里所果逢黃馬而左目盲南之馬先鳴而盲馬應之問其主果向白馬子也

論衡曰廣漢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而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馬蹇馬蹇馬亦罵之曰眇馬御者不信使往視之馬目果眇  
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坂屠者持刀睨之又曰古者諸侯不秣馬天子有命以車就牧庶人之乘馬者足以代勞而已故行則服軛止則就犁一馬服樞當中家六口之食

孔融論曰馬之駿者名曰騏驥犬之駿者名曰韓盧犬之有韓盧馬之有騏驥人之聖也名號等設使騏驥與韓盧



並走寧能頭尾相當八脚如一無有先後之覺矣  
英雄記曰公孫瓚每聞邊警輒厲色作氣如赴讎常乘白  
馬又白馬數十疋選騎射之士號爲白馬義從以爲左右  
翼胡甚畏之相告曰當避白馬長史  
曹瞞傳曰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乘之時人爲之語曰  
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表淮正書曰牛馬之爲人駕乘者非樂負千鈞之重行千  
里之險鞭策痛矣  
栢公世論曰朝鮮之馬被鬣鬣能使其成騏驎者習之  
故也

博物志曰穢貊國南與辰韓北與句麗沃沮接東窮大海  
海中出班魚皮陸出文豹又出果下馬高三尺漢時獻之  
駕輦車正始六年樂浪太守劉茂帶方太守弓遵領東穢

屬勾麗伐之舉邑降

博物志曰唐公有驕驕項羽有騅馬

華陽國志曰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

元馬祠馬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長沙耆舊傳曰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  
室罪名入重芝依法執按刺史畏勢召芝芝曰年往志盡  
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三輔決錄曰安陵有項仲山飲馬渭水先投三錢

襄陽記曰中廬山西去襄陽一百三里有一地道漢時嘗  
有數疋白馬出其中遂名其地爲白馬穴陸遜攻襄陽又  
值此穴中數十疋馬出戰還建鄴蜀使有五部兵家滇音顛  
池者識其馬色云是已亡父所乘對之流涕

世語曰劉備屯樊城劉表禮焉憚其爲人不甚信用曾詣



宴會荆越蔡瑁欲因會收備備覺之偽如廁潛遁出行所乘馬名爲的顛騎的顛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溺不得出備急日的顛今日厄可不努力的顛乃一踴三丈遂得過  
異苑曰苻堅爲慕容冲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卽腳踏澗垂控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焉堅攀之得登岸西走盧江  
七賢傳曰陳象辟州從事揚州部有賊擊之多死衆請取之因單車乘白馬往賊束身歸降遂生爲立祠號曰白馬從事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簡脫不持儀形好乘巴驢馬雖爲三司率爾私行巡省園田不從一人以手巾插腰戎故吏多至大官相逢戎輒下道避之

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州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焉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之爲城乃定遂名爲馬邑  
又曰吳先生殺武衛兵錢小小刑見大街顧借賃人吳永使永送書與街南廟借木馬二足以酒喫之皆成好馬鞍勒全耳  
志怪集曰孫弘常自云見鬼神與其言語委曲衆未之信鎮西將軍謝尚常所乘馬忽暴死會弘詣尚尚愛惜至甚弘謂尚曰我爲公活馬何如尚常不信弘荅曰卿若能令此馬更生者卿眞實通神矣弘於是便下床去良久還語尚曰廟神愛樂君馬故耳向我請神請之初殊不許後乃見聽馬即便活尚時對死馬生意甚不信怪其所言須臾其馬忽從門外走還衆咸見之莫不驚惋旣至馬屍應時



能動有頃奮迅呼鳴尙於是歎息  
迹異記曰東平畢衆寶家在彭城有一驄馬甚快常乘出  
入至所愛惜宋大明六年衆寶夜夢見其亡兒衆慶曰吾  
有戎役方值艱危而無得使馬汝可以驟馬見與衆寶許  
諾既覺呼同宿客說所夢始畢仍聞馬倒聲遣人視之裁  
餘氣息狀如中惡衆寶心知其故爲試治療向晨馬死衆  
寶還卧如欲眠聞衆慶語云向聊求馬汝治療備至將不  
惜之今以相還別更覓也至曉馬活食時復常  
續搜神記曰趙固常乘一疋赤馬以征戰甚所愛重常繫  
所往齋前忽腹脹少時死郭璞從北過因往詣之門吏云  
將軍好馬今死甚愛惜今盛懊惋景純使語門吏云入通  
道吾能活此馬則必見我門吏聞驚喜卽啓固固踰躍令  
門吏走迎之始交寒温便問卿能活我馬不璞曰馬可活

耳固忻喜卽問須何方術璞云得卿同心健兒二三十人  
皆令持長竹竿於此東行三十里當有丘陵林樹狀若社  
廟有此者便以竿攪擾打拍之當得一物便急持歸既得  
此物馬便活矣於是命左右驍勇之士五十人使去果如  
璞言得大藜林有一物似猴而非走出人共逐得便抱持  
歸入門此物遙見死馬便跳梁欲往璞令放之此物便自  
走往馬頭聞噓吸其鼻良久馬即起噴鼻奮迅鳴喚便不  
復見此物固厚資給璞得過江  
靈鬼志曰陳安爲河關王願給使甚壯健常乘一馬駿駛  
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列異記曰胡司隸校尉止黨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  
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不知姓字有素  
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殮其餘以枕之素書着



腹土埋之謂曰子若魂靈有知當令子家知子在此未至  
京師有驄馬隨之唯子都得近子都歸行失道遇一關內  
侯家往宿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  
曰此吾兒也侯迎喪開棺視銀書如言侯乃舉送詣關上  
薦子都辟公府侍御史豫州牧司隸校尉至子永孫昱俱  
爲司隸其在公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  
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傅玄乘輿馬賦曰往日劉備之初降也太祖賜之駿馬使  
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顛  
馬委弄莫視瘦悴骨立劉備撫而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  
破蘇氏塢塢中有駿馬百餘疋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  
而將軍龐德獨取一駟馬形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  
奔於荊州馬超戰於渭南逸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傅玄馳射馬賦曰耳小易使鼻大勢怒來往若鷹鶴超騰  
如逸虎

劉琬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鳥目麟腹虎胷尾  
如雲擘耳如插筒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七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八  
獸部十  
說文曰牝畜父也從牛土聲牯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母也  
從牛匕聲犢牛子也犊音外切二歲牛也犛山耽切三歲牛也  
犝思貢切四歲牛也犗音戒又切騾牛也犗莫江切白黑雜毛牛也  
掠力強切牝牛也犗力制切牛白脊也犗達切黃牛虎文也犗  
駮牛也犗力拙切牛白脊也犗匹耕切牛文駮如星也犗普表切  
牛黃白色也犗而純切黃牛黑唇也犗音岳切白牛也犗居羊切牛  
長脊也犗音音切牛徐行也犗牛息聲也一日牛名犗音全切牛純  
色也犗牛音音切柔謹也  
廣志曰有靡摩音音切牛出巴中千斤犗蒲角切牛一日犗牛  
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猪有牧牛項上堆

太平御覽卷八百九十八

獸部十

牛上

說文曰牝畜父也從牛土聲牯古郎切特牛父也牝畜母也  
從牛匕聲犢牛子也犊音外切二歲牛也犛山耽切三歲牛也  
犝思貢切四歲牛也犗音戒又切騾牛也犗莫江切白黑雜毛牛也  
掠力強切牝牛也犗力制切牛白脊也犗達切黃牛虎文也犗  
駮牛也犗力拙切牛白脊也犗匹耕切牛文駮如星也犗普表切  
牛黃白色也犗而純切黃牛黑唇也犗音岳切白牛也犗居羊切牛  
長脊也犗音音切牛徐行也犗牛息聲也一日牛名犗音全切牛純  
色也犗牛音音切柔謹也  
廣志曰有靡摩音音切牛出巴中千斤犗蒲角切牛一日犗牛  
有赤豹封牛周留水牛毛青腹大狀似猪有牧牛項上堆



肉大如斗似橐駝日行三百里音皮牛猶痺小今謂之櫻  
牛又呼果下牛出廣州高涼郡音威牛如牛而大肉數  
千斤出蜀中夔牛重千斤音時此牛出上庸郡音涉獵切  
旄牛也髀膝尾閒皆有毛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有四  
耳角端有肉蹄如蓮華堂牛色黑或黃日南有之潛牛形  
狀似水牛一名犛音沉牛麟牛似鹿又似羊肉美犛音方牛如  
橐駝能行又有犛牛莊子曰其大若垂天之雲  
易大畜卦曰六四童牛之牯元吉又無妄卦曰六三無妄  
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象曰行人得牛邑人  
災也  
又遯卦曰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象曰執用黃  
牛固志也  
又離卦曰離利貞畜牝牛吉

又既濟曰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又說卦曰坤爲牛

周書王會曰小盧純牛純牛者牛之小者大夏茲白牛數

楚甸牛牛之小者也

大夏西北戎數楚北戎茲白牛野獸形似白牛

詩鴻鴈無羊曰誰謂爾無牛九十九其特

黃牛黑

又曰尔牛來思其耳濕濕

尚書曰武王剋紂放牛於桃林之野

左傳成七年曰麇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麇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又宣三年經曰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故卜牛牛死乃不郊

又僖上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

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音風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又僖下曰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川之矣其



音云問之而信

又曰秦師入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  
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  
又宣十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植主巡城也行城也謳曰于思于  
思奔甲復來使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奔甲則  
邢邢又宣上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殺夏徵舒因縣陳申  
叔時使於齊反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  
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汝獨不慶寡人何曰夏徵舒弑  
其君其罪人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  
已重矣諸侯之從君討其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

又曰成公下曰韓厥曰古人有言殺老牛莫之敢尸而况

君乎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尸主也

又昭四年曰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

之不共魯故之以不共晉實也魯故也晉侯使叔向來辭曰寡君不

得事君矣請君無勤于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

兄弟之國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

以無道待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何敵之有牛雖瘠僨加

於豚上豈畏不死乎

禮記曲禮上曰國君下齋牛

又曲禮下曰諸侯無故不殺牛

又月令曰季春犧牲駒犢舉書其數在牧而書數秋當保內

又曰季冬命有司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

又曲禮下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祭



其先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祭亦野土祭  
又郊特牲曰郊所以明天道也帝牛不吉以為稷牛帝牛  
必在滌三月稷牛惟其所以別事天神與人鬼也

又曰郊牲用騂尚赤也刑犢貴誠也

又禮器曰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祭天特牲天子適諸侯諸  
侯膳以饋饋亦平

又內則曰半夜鳴則厲厲也

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赤

周禮地官封人曰凡祭祀飾其牲設其楅衡置其綳供

其水橐楅衡在角謂不得觸綳繫

又冬官考功記曰釋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紵而肯肯

為交錯之錯謂角長三尺有五寸三色不失謂之牛戴牛

三色本白中青末豐

也戴牛角直一牛

又地官士曰牛人掌養國之公牛以待國之政令公牛猶凡

祭祀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求牛禱於鬼神之

非一處職議為穢穢謂之棧可以繫牛穢人者謂牧人

凡賓客之事其非禮積膳之牛饗食賓射共其膳羞之

牛軍事共其犒牛喪事共其奠牛凡會同軍旅有役共其

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牽傍在轅外輓牛也人

猶用也旁曰傍任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簋以待事鄭司

又秋官士曰罪隸掌役百官府與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

事役給其凡封國若家牛助為牽傍鄭司農云凡封國若

家牛助轉徙也罪隸牽傍之在側曰牽在旁曰傍

史記曰騎劫攻卽墨田單用牛千頭衣以五綵縛刃其角

結夾其尾穿城而出牛壯士五千銜枚隨其後牛出火明



所觸皆死壯士擊之城上士大譟燕師大敗騎劫死乘勝  
 逐北三戰三克遂收齊城也下又曰馬蹄躐于牛車此亦北下乘之家歐苦  
 又曰寧戚欲仕齊候桓公出牽牛叩角而歌曰南山粲白石  
 不爛短布單衣才至辭生不逢堯與舜禪長夜漫漫何時  
 旦桓公聞之下又曰蘇秦說韓王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而  
 事秦何異牛後乎下漢書曰邴吉嘗出逢羣鬪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  
 逢人逐牛牛喘吐舌止使騎吏問牛行幾里或譏吉吉曰  
 民鬪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丞相課其殿  
 最不親小事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熱恐牛近行因暑  
 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者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

常憂也下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膏  
 刀買犢可謂帶牛佩犢矣下又曰宣帝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玉媪男無故弟武皆隨  
 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媪下後漢書曰朱暉為臨淮太守時牛大疫而臨淮獨無疫者  
 鄰郡牽牛入界避災耳下范曄後漢書曰漢光武初起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  
 又曰劉盆子初與兄棧屬右校卒吏劉俠卿主芻牧牛號  
 曰牛吏及立為帝恐畏欲啼即復還依俠卿下又曰更始即位舞陰大姓李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  
 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熹信義著名願  
 得降之更始乃徵熹熹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爾來



犢豈能負重致遠乎犢角如藟栗言小也禮卽除爲郎中  
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李氏遂降犢曰天雖之性角藟栗  
又曰劉寬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  
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慙負長者隨  
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身歸何爲謝之州  
里服其不校犢曰天雖之性角藟栗  
又曰魯恭爲中牟令亭長有從民借牛不還者牛主自言  
恭召亭長教令還牛亭長不還如是者三遂不還恭涕泣  
曰教化不行也欲解印綬去掾吏亭長固爭亭長卽還牛  
詣獄受罪恭賞出不問於是吏人敬信皆不忍欺  
謝承後漢書曰朱暉爲郡更太守阮況嘗欲市暉牛暉不  
從及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以譏焉暉曰前阮府君  
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汙君今而相送明

吾非有愛也

魏略曰鉅鹿時苗字冑爲壽春令始之官乘犍牛歲餘生  
一犢子及代留其犢而去

晉書曰羊篇祐之姪也爲鉅平侯泰祐嗣篇歷官清慎有  
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還而留之

張勃吳錄地理志曰合浦徐聞縣多牛其項上有特骨大  
如覆斗日行三百里

蜀志曰蔣琰曾夢門前有一牛頭血流問於趙直直曰牛  
角及口公字也血者事明也夢吉矣

晉朝雜事曰泰康九年三月幽州上言塞北有死牛頭語  
于寶晉記曰南安朱冲其鄰人失犢與冲犢相類來認取

冲不與爭後得之於堅冰之下慙謝冲冲不受  
王隱晉書曰朱冲字巨融少有德行隣人牛犯冲苗冲乃



六平行覽 卷之九十八 七

檐芻送牛牛主大慙不敢復暴  
又曰潘岳出爲河陽令以仕次宜爲郎不得意時山濤領  
選岳內非之密作譏曰閣道東有大牛王濟鞅裴楷鞅和  
嶠刺促不得休  
又曰郭洗牛生犢兩頭八足  
晉陽秋曰武帝時有司奏御牛青絲紉斷詔可以青麻代  
之  
晉書曰郭舒嘗有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  
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又曰夫餘國若有軍事殺牛祭天以其蹄占吉凶蹄解者  
爲凶合者爲吉也  
又曰石崇與貴戚王愷奢靡相尚嘗與愷出遊爭入洛城  
崇牛迅若飛禽愷絕不能及乃密貨其帳下問其所以對

曰牛奔不迅良由御者逐之不及而反制之可聽蹠轅則  
駛矣因從之遂爭長崇後知之殺所告者

又曰王濟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  
食時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駿嘗瑩其蹄角濟  
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  
一發破的因據胡牀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  
便去

又曰何曾性奢豪都官從事劉亨嘗奏曾以銅鈎蔽紉車  
瑩牛蹄角後曾辟亨爲掾勸勿應亨謂至公之體不以私  
憾遂應

又曰相溫北伐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寮屬登平乘樓矚中  
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  
任其責表宏曰運有廢興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謂四座



日頗聞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以享軍士意以况宏坐中皆失色

又曰王延家中生一犢他人認之延牽與之初無吝色其人後知其妄認送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以與之不取也又曰肅慎國武帝時及元帝中興皆來貢獻成帝時又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眠者三年矣是知大國所在故來

南史四夷傳曰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

宋書曰褚湛之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廳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

又曰江湛為吏部尚書性廉儉牛餓御人求草湛良久曰

可與飲 又曰顧憲之元徽中為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己物一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者伏其罪時人號曰神明

三國典略曰陳桃根於所部得青牛獻之又上織成羅文錦被表二陳主命於雲龍門外焚之其牛遣還於人又曰梁出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于樂遊苑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觸旗竿而折至是將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抵殺綸所乘駿馬又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嶷為揚州刺史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王不許



取縮一疋橫繫牛角放歸其家爲治務存寬厚故得朝野  
忻心後魏書曰邢昺以本官副李象使於梁昺好忤物人謂之  
牛是行也談者謂之牛象關於江南北史曰後魏元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  
然每向臺恒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又曰魏婁提雄傑有識度僮僕千數牛馬以谷量姓好周  
給士多歸附之又曰道武時窟咄寇南鄙莫題時貳於帝遣箭於窟咄謂  
曰三歲犢豈勝重載言窟咄長而帝少也又曰孟信爲趙郡太守及去官家貧無食唯有一老牛其  
兄于賣之擬供薪米作契已訖市法應知牛主住所存信  
適從外來見買牛人方知其賣也因告之曰此牛先來有

病小用便發君不須買也杖其兄于二十買牛人嗟異良  
人呼信曰孟公但見與牛未必須其力也苦請不得乃罷  
買牛者周文帝帳下人周文深歎異焉

隋書曰廬昌衡爲徐州總官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爲他牛  
所觸因致死牛主陳謝求還價直昌衡謂之曰六畜相觸  
自關常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乎拒而不受性寬厚不求  
皆此類也又曰牛必有弟曰彌好酒而酗嘗因醉射殺弘車牛弘來  
還宅其妻迎謂之曰叔射殺牛矣弘聞之無所怪問直蒼  
云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  
之矣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其寬和如此

又曰于仲文遷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客各失牛後得牛兩  
家俱認州郡人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僑曰于安固少聰



察可令決之仲文曰此易解耳於是令二家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者遂向任氏羣中又陰使人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家自若仲文於是訶杜氏杜氏服罪而去又曰盧愷從周武帝在雲陽宮勅諸屯簡老牛欲以享士愷進諫曰昔田子方贖老馬君子以爲美談向奉明勅欲以老牛享士有虧仁政帝美其言而止轉禮部大夫唐書曰李密嘗欲尋包愷乘一黃牛被以蒲羈仍將漢書一秩掛於角上一手捉牛鞞一手翻書讀之尙書令越公楊素見於道從後按轡躡之既及問曰何處書生歛學若此密識越公乃下車再拜自言姓名又問所讀何書荅曰項羽傳越公奇之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八

太平御覽卷第八百九十九

獸部十一

牛中

金澤文庫

春秋潛潭巴曰宮有牛鳴政教衰諸侯相并牛兵之符也楊方五經鈎沉曰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吉示凶無往不中牛非含智之物骨有若此之效穆天子傳曰泰山百獸之所聚也爰有赤豹封牛又曰天子大饗正諸侯王七萃之士于丕衍鷄韓之人獻朋牛三百又曰天子飲于文山乃獻良馬駟犝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橐駝又曰天子北往舍于珠澤鈎于流水因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皇甫謐帝王世紀曰黃帝於東海流波山得奇獸狀如蒼牛身無角能走入水中則風雨光如日月其音



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世本日鯨作服牛鯨黃帝臣也又云少昊時人始駕牛

孔子家語日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矣

焦贛易林曰教牛逐兔任非其人費日無功

相牛經曰牛經自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西薛公得其書

以相牛千百不失至魏世高堂生傳晉高祖宣皇帝其後

王愷秘其書

又曰牛岐胡壽岐牽耳腋眼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

有白脉貫童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駛壁堂欲得闊壁堂脚股間也

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膺庭欲得廣膺庭天關欲得成

天關背接骨雋骨欲得垂脊也中央蘭株欲得大尾豐岳欲得大

膝骨垂星欲得有怒肉覆蹄間名怒肉力柱欲得大而成

當車懸蹄欲得如八字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常有似

鳴者有黃也洞胡無壽珠淵無壽遊毛當目下也上池有

亂毛妨主凶上池角中央也身欲得如卷大膝踈肋難餘龍頭突

口好跳豪筋欲得成就豪筋脚後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

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豎

角欲得細鼻如鏡鼻難牽口方易餘齋府方易餘

莊子曰聲氏之牛夜亡而遇夔止而問焉曰我尚有四足

動而不善子一足而起踊何以然夔曰以吾一足王於子

矣

莊子曰夫斃牛其大如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

鼠

又曰魯聞顏闔得道之人使幣致焉顏闔守廬麤布之衣

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問此顏闔家耶闔曰然使者致幣



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求之則不得也

又曰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日臣之刀十九年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而恢恢乎其投刃必不餘地是以十九年刀刃如新

管子曰犀牛坦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髮則刃遊於其閒也

又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日子見夫犧于平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

孟子曰臣聞胡斃云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鍾王不忍見其斃釁欲以羊易之是見牛而不見羊也

晏子春秋曰今公之牛老於蘭罕不勝服也車蠹於瓦石

不服乘也

列子曰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事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令其子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以祭居一年中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也

呂氏春秋曰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

又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單而牛不行逆也使五尺

豎子引其捲而恣所之順也

又曰亂國之妖有牛馬言

韓子曰商太宰嘗使庶子行市還云市門多車太宰召市



東問曰市何多牛馬耶吏恠太宰是神知

又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  
自在其蹄詹何曰然黑牛也而白在其頭使人視之果黑  
牛而以布裹其角

尸子曰夫龍門魚之難太行牛之難以德報怨行之難也  
淮南子曰牛跛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  
口穿牛之鼻者人也

又曰剥牛皮鞣以為鼓正三軍之衆然為牛計者不若服  
輓也

又曰城上視牛如羊如豕所居高也  
又曰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兌前豕馬之存角者脂

而兌後牛羊  
又曰季春之月乃合騾牛騰馬游牝于牧

又曰取牛膽塗日莫知其誰注曰取八歲黃牛膽桂二寸着

膽中百用以成因使巧工刻象人丈夫着目下為女子着  
頭上為小兒箸頤下盛以布綵囊先宿齋無令人知也

尹文子曰語曰好牛不可察也好則物之通稱牛則物之  
定形以通稱隨定形不可不察也重白而憎黑嗜甘而逆  
苦能定名則萬事不亂也

卞子曰郭林宗謂仇季智日子嘗有過否季智曰吾嘗飯  
牛牛不食搏牛一下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百里奚以五羖羊  
之皮糝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也對曰臣欲  
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  
其君子也乃以為上卿

太平御覽 卷八百九十七 四



張溫自表曰昔百里奚賢秦繆公欲用之繆公好牛奚因  
賃官以養牛蹄止垂肉三寸公使禽息行牛息入言之公  
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再怒其主罪當刑使守門  
公謂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忘也公乃問百  
里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  
也遂與軛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容也  
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抱朴子曰南方水牛無冬夏常卧雪中  
又曰智禽銜蘆以逆網水牛結陣而却虎矣  
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遂鹿入山谷中見一老父問曰此何  
谷也曰愚公之谷曰何也曰畜特牛子大賣之買駒少年  
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旁人聞以臣爲愚因以爲谷也  
管子曰此臣之過也使堯在上臯陶爲大理者安有取人

駒乎

論衡曰十圍之牛爲牧豎所驅

又曰牡馬見雌牛不相合者異類也

風俗通曰賣牛勿握角令不售按恐觸人人不取也

又曰秦昭王使李冰爲蜀守開成都兩江溉田江神歲取  
童女二人爲婦冰自以其女與神爲婚徑至神祠勸神酒  
杯但澹淡不耗冰厲聲責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蒼牛鬪  
於岸旁有頃冰還流汗謂官屬曰吾闕大極不當相助也  
南向要中正白者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江神遂死  
又曰丁壯小犢跳梁弄角飲水數石生芻十束當風露夜  
至死不屈

博物志曰介葛盧聞牛鳴知生三犢盡爲犧牲嵇叔夜以  
爲無此皆先儒妄說



又曰蜀牛不施繩右前曰排左側曰促而牛解人語  
又曰九真有神牛生谿上里時時共鬪即海沸而昏或出  
鬪岸上人家牛皆怖人或遮捕即霹靂號曰神牛  
洞林記曰義興叔保得傷寒垂死令郭璞占之不吉令求  
白牛獻之求不得璞為致之即白牛從西來逢叔保大  
驚遂病差  
語林曰宋岱為青州刺史禁淫祀著無鬼論有一書生葛  
巾修刺詣岱曰君絕我輩血食二十餘年君有青牛騁奴  
所以未得相困耳奴已叛牛已死今日得相制矣言絕而  
失明耳而岱死  
郭子曰滿奮字武林高平人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有琉  
璃扇實密似踈奮有難色帝乃笑之奮曰臣猶笑牛見月  
而喘

述異記曰牛之不角者呼犗牛

金樓子曰東海中有牛剥其皮貫之潮水至則毛起潮去  
則毛弭

諸葛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  
於腹載多而行少則否宜可大用不可小使

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閩□魏興西北山有野牛野羊牛  
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

表喬江賦注曰吳時有錢約釣於牛渚獲一金鎖引之則  
金牛汎然而出約懼而捨因以為名

東晉延遊賦曰乘露車以偃蹇賀蘭單之疲牛連繩索以  
為鞅結斷縷而為鞵

臧彥駿牛賦曰殊相允備名不虛假偉質魁梧骨奇形雅  
竦若驚鹿駛若奔馬







隱其事及對氏意深其事也論而首以長篇文如而地鏡圖曰齊氣之見爲牛其而跡之其昂貴如帝猶其手雲氣占曰趙雲如牛北夷之氣如牛其氣無迹其郭子橫洞冥記曰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六尺尾環繞角生四耳其鬃更入白之喜曰請飲今來突其良聖人又曰元封三年大秦獻牛善走多力使輦銅石以起望仙宮迹在不止皆如花形故陽關之外有花牛津吏曰其英雄記曰董卓少嘗遊羌中與豪帥相結後更歸耕於野諸豪帥有來從之者卓乃爲殺耕牛與之其宴樂如軍令皇甫謐高士傳曰民有牛暴管寧田者寧爲牽著涼颯自飲食還牛主主得牛大慙

先賢行狀曰王烈字彥老通識達人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改過子既已赦

宥幸無使王烈知之人有以告烈烈以布一端遺之開年中行路老父擔重有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之而去問姓名不以告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即前擔人也老父攬其袂曰子前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未若子之仁者請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

廣州先賢傳曰羅威字德仁南海番禺人隣家牛數入食其禾既不可逐又爲斷芻多著牛家門中不令人知數數如此牛主驚怪不知爲誰陰廣求乃覺是威自後更相約率檢犢不敢復侵威田  
玄中記曰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反牛今日割取其肉



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割卽愈也。又曰萬歲樹精爲青牛漢桓嘗出遊河上忽有一青牛從河中出人驚走太尉何公時爲中尉將軍有勇力走逆之牛見公走還河公以左手挽牛足右手持斧研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也。嵩高記云山有大松或千歲其精變爲青牛。蜀王本紀曰秦惠王欲伐蜀乃刻五石牛置金其後蜀人見之以爲牛能大便金蜀王以爲然卽發卒千人使五丁力士拖牛成道致三枚於成都秦道得石牛力也後遣丞相張儀等隨石牛道伐蜀也。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在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喚聲聞三十里事奏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尾以鐵釘釘四腳今具存。

劉道真錢塘記曰明聖湖有金牛嘗存見者神化莫測遂以名湖。

涼州異物志曰有水牛育於河中。

鬱林異物志曰周留者其實水牛蒼毛豕身角若擔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

又曰周留牛毛青大腹銳頭青尾其狀似猪。齊地記曰東萊牛島上嘗以五月海牛產乳海牛形似牛而無角騂色虎聲爪牙亦如虎腳似鼉魚尾似鮎魚尾長尺餘其皮甚軟可供百用牛見人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之。史苓武昌郡記曰武昌牛崗古老相傳云有金牛出此今半已崩破坑大數十丈牛因躍出踐崗邊石遺迹尚在小常璩華陽國志曰牛飲水者昔程鄭於此飲牛江爲之竭。



因以爲名

劉欣期交州記曰九真居風山夷人有一嫗向田見金牛  
出食斫得鼻鎖長丈餘後人往往見半夜出光曜數十里  
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鷓尾洲南有龍寵二洲二洲之間舊  
云多異魚而投罟揮網輒便挂絕有水客沉而視之見有  
石牛二頭常爲網害故網絕焉  
酈道元注水經曰陽城東八十里牧牛山下有九十九  
泉即滄河之上源也耆舊云山下本有百泉迸發有一神  
牛駭身自山而降下飲泉竭故山得其名

裴氏廣州記曰有石牛每旱殺牛以血和泥泥石牛背既  
畢則雨洗牛背泥盡方止

顧微廣州記曰陽縣里民有一兒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  
此兒隨所舐處肉悉白淨而甚快遂聽牛日日舐之見俄

而病死其家葬兒殺此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  
二十餘人悉變爲虎

竺法真登羅山疏曰增成縣南有烈清洲洲南又有牛潭  
漁人見金牛常出水盤石上義熙中縣民張安釣此潭於  
石上躡得金鎖大如指長數十尋尋之不已俄有物從水  
中引之力不能禁以刀斫斷唯得數尺遂致大富後義興  
周靈分亦好釣嘗見此牛寢伏石上旁有金鎖往掩之得  
二丈許遂以財雄爲南江都尉  
祖台之志惟曰荀晞爲兖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晞珍  
異食者欲貽都邑親貴慮經信宿之閒不復鮮美募有牛  
能日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  
里晞乃命具丁車善馭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答  
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遂殺



而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挾脊著肉裏故外不覺也

又曰陶太尉微時喪當葬家貧親自營作塋有一班特牛載塋已致忽然失去便自尋覓忽於道中逢一老翁問云君欲何所覓太尉具荅更舉手指云向於山崗上見一牛眠山冢中必是君牛此牛所眠處便好作墓安墳當之致極貴小復不當位極人臣世爲方嶽矣又指一山云此山亦好但不如向耳亦當世出刺史也言訖便不復見太尉墓之皆如其言

劉敬叔異苑曰余以義熙十三年爲長沙景王驃騎參軍在西州得一黃牛時將貨之便晝夜銜草不食流淚瘦瘠又曰即墨有古冢或發之有金牛塞埏門不可移動犯之則眴也

異物志曰合浦牛如囊駝案項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其行如馬日行三百里

列仙傳曰陽都女者市上酤酒家女也生而眉連耳細而長衆以爲異皆言此天人也曾犢子牽一黃犢來過郟女悅之遂留相奉侍都女隨犢子出取桃一宿而反

郭季產集異記曰兗州人舡行忽見水上有浮鎖牽取得數十許丈乃得一白牛與常牛無異而形甚光鮮可愛人知是神物乃放之牛於是入水鎖亦隨去

干寶搜神記曰晉大興元年武陽太守王諒牛生子一頭八足兩尾而共一腹

又曰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生梓樹焉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入傷足不能去卧樹下聞



鬼相與言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必將不休如之何荅曰秦公其如子何又曰赭衣灰盆子如之何默然無言卧者以告於是令工皆衣赭隨斫剗盆以灰樹斷化爲牛使騎擊之不勝或墮於地髡解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劉義慶幽明錄曰巴丘縣金崗以上世里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潭獲一金鎖引之滿一船金牛出聲貌奔壯奮躍還潭鎖久乃盡釣人刀斫得數尺故潭瀨取名

又曰栢玄時牛大瘠有一人食死牛肉因得病亡復生云初死時見一人執籙將至天上有一貴人問云此人何罪對曰此人坐食疫死牛肉貴人云今須牛以轉輸肉以充百姓何故復殺之催遣還

又曰栢玄在南郡國第居時出詣殷荊州於鳴穴逢一老

公駟青牛形色怪異栢卽以所乘馬易牛乘至零陵駛非常因息駕飲牛牛逕入水不出栢遣人覘守經日絕跡也

又曰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爲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每常自乘恒於目前養視翰遭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喪未還都先遣駟牛向宅牛不肯行知其異卽待喪喪既下舡便隨去

又曰栢冲鎮江陵正會夕當烹牛牛忽執視帳下都督甚久目中泣下都督呪之曰汝若能向我跪者當啓活也牛應聲而拜衆甚異之都督復謂曰汝若須活遍拜衆人者直往牛涕殞如雨遂拜不止值冲醉不得啓遂殺牛冲醉止得啓冲聞之歎息都督痛加鞭罰

又曰護軍琅邪王華有一牛甚快常乘之齒已長華後夢牛語之曰衰老不復堪苦載載二人尙可過此必死華謂



偶尔夢與三人同載還府此牛果死

神仙傳曰吳有徐隨居丹徒左慈過隨門下有宿客六七欺慈云徐公不在慈去客皆見牛在楊樹杪車轂中皆生荆木長一二丈客懼入報隨隨曰此左公也遣追之客乃逐慈叩頭陳謝客還見牛故在杪轂中亦無復荆木也

郭義恭廣志曰麒麟似鹿又似牛肉美皮温常處滇濱也

滇音

宣驗記云天竺有僧養一特牛日得三升乳有一人乞乳牛曰我前身爲奴偷法食今生以乳饋之所給有限不可分外得也

嶺表錄異曰自瓊至振多溪澗澗中有石鱗次水流其間或相去三二尺近似天設可躡之而過或有乘牛過者牛皆促歛四蹄跳躍而過或失則隨流而下見者皆以爲笑

彼人嘖曰跳石牛骨祿好笑又好哭

又曰瓊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飾以鞍鞵加之銜勒可騎者即自小習其步驟亦甚有穩快者

太平御覽卷第九百







